詩學女為

詩學女爲卷十二

歙汪梧鳳著

國風

陳太皥虙戲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名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今爲河南陳州府治

宛丘四則

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地理志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

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班史以二詩爲巫風蓋習俗使然不獨幽公之過

宛邱在陳州府南三里高二丈水經注宛邱在陳城南道東王隱曰今漸平矣不知所在据此則毛傳四方高中央下者得之若爾雅邱上有邱曰宛邱郭璞謂中央隆峻狀如一邱豈有漸平之理

續詩傳鳥名卷曰鷺水鳥亦名白鷺通體潔白翅背上皆有長翰毛可爲飾用不止頂上戴羽綵也其又名舂鉏者陸佃曰鷺好涉淺水以頂作低仰而行如舂如鉏也鷺羽即鷺翿以其羽爲翿耳舊謂羽爲舞

者之翳翿爲舞者之導則不然爾雅翿謂之纛纛謂
之翳李巡孫炎皆謂是舞者所執之羽但有異名者
以羽舞所用原有兩羽其名翟者是雉羽但執之以
舞而名翿者是鷺羽則以之爲纛而執之以指麾於
舞者之列使舞者或坐或伏皆低仰有節邶風簡兮
右手秉翟此舞者所執王風君子陽陽左執翿此導
舞者所執
爾雅盎謂之缶孫炎曰缶瓦器郭璞云瓦盎也據孔
疏缶各不同易離卦九三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樂
器也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用缶酒器也比卦初六有

孚盈缶汲器也若詩所詠擊缶乃樂器即史記藺相
如使秦王鼓缶之缶

東門之枌三則

序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
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詩翼曰殷制官
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
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陳之史
巫紛若初不過歌舞於宮室中國人男女化之終於
亡國商書之言信哉
詩本義曰子仲之子莫知爲男也女也而鄭謂之男

子穀旦者善旦也猶今言吉日爾鄭謂朝日善明者何其迂耶南方之原毛以爲陳大夫原氏而鄭因以此原氏國中之最上處而家有美女附其說者遂引春秋莊公時季友如陳葬原仲爲此原氏且原氏陳之貴族宜在國中而曰南方之原何哉據詩人所陳當在陳國之南方也而說者又以不績其麻而舞於市者遂爲原氏之女皆詩無明文以意增衍而惑學者非一人之失也

陸堂詩學曰毛傳以子仲氏爲陳大夫若女子似不

頗指斥矣路史註云子仲氏陳宣公子卽鄭子仲之

子疑其世次太後婆娑其下婆娑舞也顏註歌舞以娛神尤確東漢曹娥碑亦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范史乃易爲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正如五髭十姨可發一粲

衡門二則

序言誘僖公歐陽本義極力推衍終覺牽合朱傳隱居自樂而無求義最直捷

可以樂飢鄭箋作療飢說文療治也唐石經依鄭作療然樂字有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意較療字意味深遠泌毛傳作泉水或曰水名王氏總聞泌在南陽泌

陽縣

東門之池三則

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朱傳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按此詩可與晤歌可與晤言絕無淫邪詭浪之意不得目爲淫詩逸詩云雖無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卽此詩旨蓋以漚麻爲興詩人自有求匹之意但不必泥序說耳

水經注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

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菅似茅而大其蒻可爲屨爾雅白華野菅說者以爲
漚治之名黃菅謂之蔽

東門之楊一則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
有不至者也朱傳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
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按此詩乃泛刺無信爽約者
不必定指男女楚辭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改路
初既與予有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詩即此意東門
之楊所約之地也昏以爲期所約之時也至於明星

已出而尚不赴約無信之甚也鄭箋以楊葉牂牂爲三月中喻時晚失仲春之月明星煌煌爲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皆拘泥不可從

墓門二則

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陸堂詩學曰序云刺陳佗也一語得之謂無良師傅則迂矣陳氏鵬飛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

爲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罪也左傳隱七年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洩伯知其不免則陳桓之寵佗必有踰制越禮如衛州吁齊無知之屬者而後釀成篡奪之禍篇中夫也不良顯然刺佗誰昔然矣桓公與有責焉讀墓門其知履霜堅冰之道者與

鴞一名鴟鴞一名鵂鶹一名緐鳥天問何緐鳥萃棘而婦子肆情正用此詩陸璣曰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然鵩鳥似鴞非卽鴞也陸誤

防有鵲巢四則

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朱
傳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按宣公欲立嬖
姬子欣而殺太子御寇其事與衞急子晉申生無異
御寇之黨如敬仲其人者類皆有憂讒懼禍之心故
是詩斷從序說
歐陽本義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累積
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
牽連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旨鷊緞草
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鄭箋所美謂宣公程子云予美爲心所賢者釋詭較

勝

唐堂途廟中之路甓瓴甋砌徑之磚鷊綬郭璞云小草有雜色陸璣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今名書帶草埤雅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而取義乎

月出一則

詩義折中解月出之首章曰皎明也佼人謂夏姬也僚好貌舒夏徵舒也古人二名間有截用一字者如晉重耳傳謂之重樂王鮒傳謂之鮒仲孫何忌經謂之忌是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於夏氏夏姬之子

徵舒恥之故弒靈公此詩言當月出之時靈公悅夏姬之佼好而其子徵舒幽窈糾結勢必爲亂故中心憂勞又悄然而不敢言也其次章曰皓月光白也懰美而淸也懮受憂思而忍受也慅煩亂也悄然不言而中心煩亂不知所爲也其卒章曰照月光照人面也燎人面亦有光也夭矯變紹糾緊慘哀痛也言其憂思而忍受者今天變而糾緊則禍發甚速故煩亂者至於哀痛知靈公之必不免也總案曰月出憂靈公也淫之爲禍烈矣淫人之女如其父何淫人之妻如其夫何淫人之母如其子何當其肩𡡾人僚色授

魂予之時而環伺而欲歹之者已不可勝計矣聖人錄月出使淫亂之人知懼愛愈甚則禍機愈烈庶幾有畏而中止非徒播靈公之惡於衆也臣鳳恭錄

株林二則

序株林刺靈公也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夏姬左傳叔向之母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於鄭

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詩誌亂本也朱氏善曰衛之亂至牆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爲淫亂之戒矣

郡國志陳縣註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按南頓城春秋頓子國頓子迫於陳而奔楚自頓南徙故曰南頓即今商水縣在陳州府西南九十里

澤陂二則

序澤陂刺時也按魯詩說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頗爲近理大戴禮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陸氏奎勳因疑是詩爲鄧元賦然無確據

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詩首章卒章皆言蒲荷次章亦當爲荷不宜別據他草故鄭箋曰蕳當作蓮

詩學女爲卷十三

歙汪梧鳳著

國風

檜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閒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溫莒董姓鬷夷豢龍彭姓彭祖豕韋諸稽禿姓舟人妘姓鄢鄶路偪陽曹姓鄒莒斟姓無後芊姓楚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其國北鄰於虢國語史伯曰鄶仲恃險謂此平王時鄭武公滅檜而併其地左傳僖三十三年鄭葬其公子瑕於檜城之下杜預註故檜國在滎陽密縣東北今許州府密縣東北五十里有檜城

羔裘二則

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故作是詩也

嚴氏曰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於外飾禹惡衣文王卑服衞文大布之衣是也檜君絜其衣服逍遙暇豫而一無所爲是偷安歲月而待亡也能無中心之悼哉

毛傳狐裘不言色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是狐裘非一色也鄭箋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按孔疏引郊特牲蜡祭用素服息民之祭用黃衣是檜君以朝服燕以息民之祭服朝非大蜡之服也

素冠三則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傳闕云世道交喪喪禮不終於是有以得見素冠爲幸極其憂勞而愛慕焉斯固秉彝之在人心者耶何以知冠素者爲能終喪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蓋人子於親喪再朞而大祥祥後則將卽吉於是不以布爲冠而以縞然猶不以采爲緣而以素蓋雖漸易凶而不敢遽用吉詩人所願見謂其能舉祥祭者耳

喪禮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祭名去凶從吉之義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閒一月爲二十六月

出月禫祭禫除服祭名禫之言澹澹平安意也通前
爲二十七月故既祥之冠行三年之喪者纔得見此
此詩不言衰服但言素冠素衣素韠者蓋齊衰服雖
不終喪之人亦有之也當時魯秉周禮滕爲卜正之
後而三年之喪均不能行詩人蓋傷之矣言庶見者
不可必而望之之辭也
棘瘠也季本曰棘葉少而枝瘦故謂居喪骨立者爲
棘人也欒欒毀瘠之貌

隰有長楚二則

萇楚小草也自枝而華自華而實欣欣向榮亦能自

遂其性今檜民政繁賦重不堪其苦至於小草之不如而羨其無知羨其無室家之累蓋卽兒爰之尚寐無覺苕華之不如無生也序謂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說者遂以萇楚枝柔牽蔓比人之多慾而以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者爲赤子之心其說牽強

陸堂詩學公羊曰鄭先君通乎檜夫人以取其國觀樂子之無室句興刺有因然而温柔敦厚詩敎也當以朱傳之說爲正

匪風三則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或曰鄭桓以王室多故而咸林逼近西戎勢不可支謀諸史伯乃假王命東徙其民於檜虢十邑則詩所云西歸疑亦當時怨刺之作陸堂曰咸林之民保漢中者爲南鄭以其初不願徙也既願從矣是甘爲桓用者必無怨刺之理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猶夫簡兮西方美人之思但衛想其盛檜則憂其危耳

漢書王吉傳引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義與毛傳同

孔疏引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溉鼎廩人溉甑是溉滌

皆洗器之名釋器云䰛謂之鬵鬵鉹也然則鬵是䰛

非釜類烹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

連言耳

詩學女爲卷十四

國風

歙汪梧鳳著

曹武王之弟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邱通釋云濟陰東北三十七里郇定陶故城曹所都也宋濟陰城在今曹縣西南六十里隋自定陶移曹州治濟陰縣金太定二十七年河決曹濮圮於水二十八年改築城於廢乘氏縣移曹州及濟陰縣治之春秋地名考略謂其地郇曹墟按乘氏城在今曹縣北五十里春秋時乘郇地高氏之說非也五禮通考曹都陶邱今爲山東曹州府曹縣顯氏祖禹曰曹城今州治郇曹叔振鐸所都按明初以水患再徙曹州於盤石鎮尋廢州爲縣今之曹縣盤石鎮也正統十年別置曹州於金人築城遺址今之曹州府郇乘氏縣也二說亦非是陸氏德明曰曹在兗州陶邱之北菏澤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考菏澤在今曹州東南三十里陶邱在今定陶縣西南七里定陶縣在曹州東南五十里以譜而論曹都在定陶必矣今縣西北四里有定陶故城郇

其都也

蜉蝣三則

陸堂詩學此爲曹世子羈出奔而作春秋魯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四年冬戎侵曹羈奔陳赤歸於曹杜預謂羈以微弱不能自定賈逵謂赤是戎之外孫故逐羈立赤據詩所云蜉蝣掘閱麻衣如雪譏赤之在喪竊國心之憂矣于我歸說說同稅望羈之歸而退服也作此詩者卽曹赤所殺之大夫說雖有見然無確據王伯厚云蟋蟀儉而蜉蝣奢不如從序云刺奢爲無弊

蜉蝣蓋羽蟲似粉蝶者今之飛蛾郭璞陸璣皆謂有角甲蟲非是

掘閱毛傳容閱也鄭箋掘地解閱孔疏掘地而出形容鮮閱按掘說文作崛突也閱鮮澤之意與管子掘閱得玉異管子閱通穴人力所穿也此詩掘為突化蟲自出也

候人五則

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按詩言小人德薄才淺只合如候人之徒荷戈殳備迎送而已乃赤芾乘軒優游朝著譬之鵜志在水是宜求

魚於澤乃反取飽於梁不濡翼味是何不食其力而
無功受祿也其又何能稱其服而遂其厚寵乎末言
小人相援並進薈蔚雲蒸賢者抱道窮處婉變不字
國欲治得乎春秋傳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
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之謂
也
孔疏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六人史六
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
人之官長也
三百赤芾芾韍也亦謂之韠鄭蔽膝天子韍色赤而

體直其繪龍火山諸侯韍在國則朱朝王則赤芾其體前後方其繪火山大夫韍一命緼韍卽韎韐再命三命赤韍其體前方後挫角其繪山此助祭冕服之韍也若祭於已則朝服用素韍士無韍有韎韐前後正天子之士直諸侯之士方禮書曰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韎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以朱而諸侯朝王以赤芾詩曰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非朝王則亦朱韍采芑之詩可證也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韍以韎韐者蓋兵車韋弁服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韎韐卽所謂緼芾也曹爲伯爵大夫

再命故服赤芾

鵜卽鵜鶘水鳥別名洿澤又呼爲淘河見爾雅郭註按鵜當入水求魚今乃處魚粱而不濡其翼不濡其味所謂不稱也得魚而食非取之必竊之也故以爲小人之竊祿而不稱其服者况焉

毛傳南山曹南南山也按曹南山在今曹縣南八十里春秋僖十九年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是也俗謂之土山范氏以爲曹之南鄙杜氏以會於曹南謂在曹之都者非是

鳲鳩三則

孔疏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

其弁伊騏毛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鄭箋騏當作璂以玉爲之孔疏顧命四人騏弁執戈註云青黑曰騏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禮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卽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弁執兵衞王璂當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璂按皮弁以白鹿皮爲之禮書曰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此

詩朱傳旣主皮弁則必非染皮爲蒼黑色者而云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誤當從鄭箋璂飾爲是璂禮書作瑧縫中貫玉而施於下者天子十二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孤四三命之卿三再命大夫二淇奥曰會弁如星言其玉也此篇曰其弁伊騏言其文也

毛傳鳲鳩秸鞠也按鳲鳩或謂之布穀或謂之郭公春秋傳鳲鳩氏司空也杜註鳲鳩均平故爲司空平水土方言溷鳲鳩戴勝爲一失之

下泉三則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按詩說以爲東遷之初曹人憫周而作愚謂此詩刺晉文與衛之木瓜遙對嚴氏曰曹公之時晉文霸矣襄王命之爲侯伯而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文之於曹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而欲甘心焉後乃僅以貨免文寧能帖曹乎下泉愧木瓜矣

洌字從冰寒也下泉以比晉文之涼薄稂童粱禾之秀而不實者蕭蒿也稂蕭本非嘉種謂共公亦自取也

左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服虔曰郇國解縣東郇瑕氏之墟竹書昭王六年王錫郇伯命是繼邵公爲西伯也僖二十四年咎犯與秦晉之大夫盟於郇杜註解縣西北有郇城按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地在今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

詩學女爲卷十五

歙汪梧鳳著

[illegible]國風

豳漢志右扶風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今陝西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詩譜曰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周自后稷封邰今陝西西安府乾州武功縣西南二十里古邰城括地志一名武功城有后稷及姜嫄祠其後當夏之衰不窋失官自竄於戎狄之間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府東三里有不窋冢公劉思舊土復得有邰故地乃邑於豳而居之豳在邰北百餘里不窋城又在豳北二百里舊謂公劉后稷之曾孫自邰徙豳史失其傳也則世之國無豳故繫於國風之末

七月十六則

此篇大義以衣食爲本農桑爲經而昏姻祭祀田獵

宮室具爲此王道之全也詩解頤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資以豫備爲貴必以七月爲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爲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爲計亦晚矣二章曰幽民以流火爲授衣之漸故於春月將蠶之候蠶之新出者則求稺桑以養之蠶之未出者復求白蒿以洗之此見其趨事之勤也而

其許嫁之女豫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此見其秉心之厚也此所以爲邠俗也三章曰上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爲今年授衣計也此章於八月萑葦既成而豫畜之以爲曲薄爲明年養蠶計也上章求穉桑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蒿以洗其未生者此蠶事之始也此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小者猗取之蠶盛而大小畢取此蠶事之成也蠶事既成又於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爲布蓋蠶之所成者可以供老疾給昏嫁奉君上而已非績麻以爲布則固無以爲少者壯者之供也蠶績既成然後染之或以

爲元或以爲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且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其風俗之厚如此豈一日之積哉四章曰四月純陽而微陰已萌蔓感之而蚤秀五月一陰成象蜩感之而始鳴八月正秋物成而禾之早者可穫十月陰氣已極而木之隕者爲蘀四者見陰氣以漸而至將寒之候也西北地寒非狐貉之厚無以禦之然貉賤而狐貴賤者以自奉貴者以奉公也至於二之日則又竭作以狩纘繼武功而私其一歲之豵獻其三歲之豣焉於裘則私其賤而奉其貴於物則私其小而奉其大其薄於已而厚於君如此五章曰由

動股而至於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窒而至於墐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爲豳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六章曰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鬱薁之食葵菽之烹棗之剝而春酒之爲皆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爲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苴之叔荼之采而樗之薪皆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爲常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瓜壺苴荼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爲常於是見食

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豳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與七章曰稼之既同者可以少休也而卽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者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其於築而納之也有以見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爲厚也與八章曰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爲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爲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以祭司寒祭韭以薦寢廟君既得以致其

誠於神其務閑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火心星也晉天文志東方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堯典仲夏火中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與此大火心星者異鄭箋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戴氏震曰據周季夏火昏中故孟秋始不正值南方而西下若堯典之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之五月初昏大火中則流火自六月矣所以異者日左旋

一周而成晝夜恒星左旋速於日恒星謂之經星平分之為十二次為三百六十度（用邵子之率）一晝夜幾過一度（今步算家謂日左旋一度）漸進至一月而過一次滿一歲之日（三百六十五日幾三日）則幾復其故處所差甚微約三千六百分度之五十一（今步算家一度為六十分一分為六十秒則差五十一秒也）是為恒星差（昔人謂之歲差西洋人謂之恒星東行）蓋以其過而稍不足一周者為差鎭星（土）歲星（木）熒惑（火）三者之差亦生於過太白（金）辰星（水）月三者之差則生於不及在日上者愈遠其行愈速故過在日下者愈近下其行愈遲故不及寒暑晝夜皆繫於日當準之以為中數無

過不及明矣積恒星所差二千一百餘年而移一次
故堯典夏小正之列宿合之詩經左傳月令周髀其
差移一次今則又一次矣如此十二次遞改二萬五
千餘年乃復從其始昔人創歲差之說始於虞喜尚未得
其所以然強分周天歲周亦曰歲實謂歲周不盡周天此
乃以恒星之過而稍不足一周者反言之爲日之退
而歲不滿一周也今步算家又謂恒星循黃道東行
則不足之差數以爲退行所實歷失理之實無異前
說恒星七政在天道本順而盡目爲逆豈非言天者
之大惑乎此日月五星左旋之說也愚謂天體左旋

最速處其中者以漸而進恒星稍不及天故有歲差塡星次之故二十九年而右旋周天歲星又次之故十二年而右旋一周熒惑又次之故二年而右旋一周日又次之金水又次之故皆一年而右旋一周月最下故二十七日餘而一周此西學分天九層之說也其以日月之左旋爲右旋是卽以左旋不及之度爲右旋之度此歷家推算捷法故朱子詩傳十月之交章定日月右旋書經堯典蔡傳定日月不及天其實一也歲差之故以天運恒餘而經星在天稍促則經星亦有右旋之度但微而難覺耳帝堯甲辰冬至

日在虛七夏不降乙未退女十一商武乙丙寅退斗末周簡王丁亥退斗二十三秦莊襄王壬子退斗二十一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秦時歷也漢太初元年丁丑退斗二十晉太元九年甲申退斗十七宋元嘉十年癸酉退斗十四唐開元十二年甲子退斗十宋慶歷四年甲申退斗五度宗四年戊申退箕三今之冬至日在箕一度乃道交室末壁初外道交翼十七帝堯至今四千餘年歲差五十九度合算之劉焯七十五年而差一度之數爲近然差亦有遲速未易定算也因戴說而附論及之

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而一之日斗建子二之日斗建丑蘇氏以爲月用夏正日用周正者非也戴震曰子丑寅卯之月變言日者自大撓作甲子以十二子爲地支分龕四方（東寅卯辰南巳午未 西申酉戌北亥子丑）堯典又以四方配四時（春東夏南 秋西冬北）則十二子之爲十二月建繇來久矣以之繫日子爲一丑爲二以次而終十二月之日詩之屬辭不可云十有一月十有二月故變文一之日二之日爾正月二月之稱三之日四之日文進及也九月十月不可云十一之日十二之日故卒章因二之日連至四之日下變文九月十月第四

章有十月有一之日二之日亦變文也先儒不知屬辭宜然往往失之蠶詩中又曰春日曰蠶月紀時之法不泥於一而要之祗用夏正非雜舉周正是以二之日而下言卒歲所謂月建者配之而當其位曰建言斗杓所指者失之也斗杓古今差移豈可通之久遠乎毛氏寫官記曰維日爲陽自子逮巳析支之前而爲陽陽故當以日名之一之日二之日是也維月爲陰自午逮亥析支之後而爲陰陰故當以月名之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是也所謂別陰陽以紀日月者也然而又曰四月秀葽何也夫四月巳月也巳者承

陽而首陰故稱日可始於子而迄於巳稱月則又可始於巳而迄於亥然而不曰五之日何也曰偶不及耳惟其然亦未嘗有稱三月者說本許氏謙詩中以日爲言者雖爲建子之義其實主於陽而言之其說未爲無見存之

甫田箋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愚謂周禮無田畯惟見於豳風及甫田大田二詩二詩本豳雅蓋俱沿豳國之舊疑是夏官箋以今嗇夫解之知古亦有是官而異其名以意推之其爲夏官無疑也

夏小正傳云未秀則不爲萑葦秀然後爲萑葦又曰

萑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蔡元度曰菼萑之始生者也萑亂也萑之成體者兼兼也萑之未秀者菼青而後潔故曰毳衣如菼白露降然後萑可以爲用故曰

八月萑葦

續詩傳鳥鳴卷曰鵙爾雅作伯勞說文作博勞春秋傳作伯趙其又名鵙以其聲鶪鶪然也然又作鶗鴂以鶗鴂通字也特鵙以鳴顯則其鳴有時而此云七月與月令仲夏鵙始鳴不合因之有謂周正七月卽夏正五月者然而詩文多用夏正不應此一物獨改周正鄭箋謂豳地晚寒故物候較晚則豳在雍岐之

北早寒有之焉得晚寒於是王肅直斷曰七月是五月之誤殊不知鵙鳴之時諸書顯然春秋傳以伯趙氏爲司至之鳥謂其夏至鳴冬至止故名司至則夏至原是仲夏亦正是五月故易通卦驗云博勞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帝少皞以爲司至之官而樊光爾雅註亦云伯趙司空以夏至來冬至去是以大戴禮五月鵙鳴逸周書芒種又五日鵙始鳴則鵙鳴始於五月而終於十一月此先後一辭者其云七月非謂至是始鳴特以七月之鳴啓八月之績謂鵙是陰鳥鳴則陰生所當戒陰寒而興女功故特以七月八

月爲戒寒之候蔡邕所云鶪應時而鳴是爲陰候楚辭恐鶗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是也

四月秀葽鄭箋疑葽爲王萯劉向說葽味苦謂之苦葽西河毛氏詩札云王萯卽吕覽中所謂王菩月令中所謂王瓜者葽卽吕覽所謂苦荼者其說從劉歆鄭似矣然葽固非王萯亦非苦荼爾雅荼苦荼說文荼苦荼則苦荼卽此詩六章九月所采之荼其非四月之葽明矣戴震曰葽夏小正謂之幽四月王萯秀秀幽書傳通謂之莠葽國策幽莠之幼也似禾或合言或分言者猶杜衡之或去杜或云衡也考韋氏昭

詮甫田維秀曰莠草今之狗尾也幽莠既一物似亦
非葽陸堂詩學引唐山夫人歌豐草葽注葽盛貌因
謂以秀葽形草之綠猶以隕蘀形木之落然秀秀出
也草滋於春不應孟夏始秀而盛不可據按爾雅葽
繞蕀蒬註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本草遠志又有
蕀蒬繞葽細草三名四月采根葉陰乾故曹氏以葽
爲遠志詩緝及名物鈔從之可爲定論
鄭箋于貉往搏獸以爲裘也狐貍以共尊者竊官記
曰周禮大司馬大蒐則有司表貉甸師大田獵則祭
表貉貉者獵祭也故羅氏爾雅云周人將獵則先祭

貉因稱獵爲貉然則于往也往祭貉而獵也說亦有
見
朱傳豵一歲豕豜三歲豕本毛傳然廣雅又云獸一
歲爲豵三歲爲肩則是凡獸名不止豕也周禮註亦
曰獻肩于公
斯螽蝗類以兩股相切作聲即周南之螽斯莎雞小
蟲黑身赤頭以翼鳴者即爾雅之螒一名天雞一名
絡緯俗謂之紡婦蟋蟀一名蛬一名精蛚楚謂之王
孫幽州謂之促織明是三物朱傳一物隨時變化誤
在野在宇在戶農人之居處也寒漸至則人之居處

漸卽於內不惟人卽於內至十月而蟋蟀入我牀下
矣見寒氣之漸逼也戴氏曰動股者斯螽也振羽者
莎雞也入我牀下者蟋蟀也明舉三物以紀候而在
野在宇在戶不言物則以人之早晚居處見將寒之
候也物候人事相錯言焉李氏樗以在野在宇在戶
皆指蟋蟀非是
曰爲改歲先儒以爲豳公創國卽有十月改歲之俗
按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冬
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可得四十五
日豳民之婦子旣將入室則出而治田必待改歲矣

非謂改歲然後入室也

鬱車下李一名唐棣一名白移薁郁李一名薁蔞一名常棣詳見召南

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註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正謂夏正疏正歲謂夏之建寅爲正十有二月謂建丑之月冰堅腹厚之時令入山斬冰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詩二之日鑿冰冲冲十有二月斬冰之候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開冰薦廟之候也與月令凌人悉合故春秋傳曰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朋酒斯羊謂歲時伏臘農事畢而燕樂耳朱傳引鄉飲酒禮兩尊壺於房戶之閒謂兩尊曰朋此豳公之事非小民所得行

鴟鴞二則

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按朱傳以鴟鴞爲誅武庚後作從尚書金縢孔傳之說也其後與蔡九峯論金縢帖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與董叔重亦辨此一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閒豈宜

以片言半語便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此朱子晚年之定論也今金縢蔡傳從鄭說本朱子特朱子於此詩未及改正耳愚謂流言之起在三叔而詩意所憂在武庚故首章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蓋知煽惑三叔使陷於罪者實由武庚又有以知武庚之所以煽惑三叔使搖已者意不在害已而欲傾覆我國家且又不以流言爲讐而以陷之於罪爲痛則仁之至也曰無毀我室慮

畔於未畔也二章曰迨天之未陰雨則及其未畔而豫圖弭畔之道身雖在外而禦侮之計未嘗去懷忠之至也三章曰拮据捋荼蓄租卒瘏言前之積累勤勞至今而國勢未安也國勢未安而多難乘之風雨飄搖國將傾覆鴟鴞不得不作矣此卒章所謂予維音嘵嘵也是篇與禱疾祝册之言同一悲痛迫切如謂東征以後所作則本詩詞義皆無著落矣詩在東山前是貽詩在前東征在後方麓王氏亦云

鴟鴞一名怪鴟晝常伏處至夜每出攫他鳥子食之莊子所謂晝則瞑目夜能撮蚤察毫末者爾雅鴟鴞

鶉鳩而陸璣以鴽鵪小鳥當之鴽鵪卽黃脰鴞鴉卽

怏降烏陸疏誤

東山七則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朱傳東山所征之地也王伯厚

曰秦漢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東山卽商地按

小雅出車杕杜勞還師還役之詩與六月采芑功成

凱歌之詩類皆以對壘之威武臨戎之車馬點綴成

篇乃周公東征平武庚管蔡霍奄淮夷徐戎滅國五

十而此詩只詳歸士悲喜之情無一語及東征之事

蓋變生骨肉在周公實有大不忍言者故首章曰我

東曰歸我心西悲蓋悲三叔之陷於罪也嗚呼仁矣
邵子謂東征在丙戌年平於戊子愚謂周公居東二
年然後東征當在戊子出師而歸於庚寅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卽散軍脫劒之意言東征旣歸
勿再戎服以事行陳銜枚也鄭箋以裳衣爲兵服以
善用兵者不陳釋勿士行枚非是
爾雅蚅烏蠋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毛傳桑蟲也按
蠋五采有角非桑蟲埤雅蠋以絲自裹羅願曰蜀葵
中蟲也亦食於藿蠶類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
葵藿之地亦桑野之地也伊威鼠婦陸佃曰爾雅伊

威委黍一名鼠負因濕化生俗謂之濕生按伊威俗名濕鼩非鼠負町畽說文田踐處註禽獸所踐處也與毛傳鹿跡合熠燿爾雅謂之即炤莊子謂之腐蠸背行夜飛往來也朱傳以背行為蟲名無據陸堂詩學以螢尾有光之蛆螢當之亦屬牽合或又疑末章以鳥羽之光為熠燿與熒火之名相戾楊氏愼曰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火實也熠燿為倉庚之羽虛也如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此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習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此說當矣鸛似鶴而頂

不赤項無烏帶莊子稱觀雀後漢楊震傳稱冠雀銜
經鸛仰鳴則晴俯鳴則雨或者在垤俯鳴故知將雨
若知穴居知雨蟻出而鸛就食之則鸛捕魚而食長
喙必不能蠲蚳蜉之小蟲故毛傳但言鸛好水長鳴
而喜不言食蟻也

破斧二則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按此乃美周
公之詩非惡四國也毛傳承序之誤遂以四國爲管
蔡商奄者非是嚴氏粲曰詩不曰弓矢干戈矛戟而
專言斧斨錡銶者蓋東征之師不尚殺戮若除道樵

蘇斧斨之用爲多歷時久而破缺也錄無明訓釋文云今之獨頭斧

管今河南開封府鄭州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霍今山西平陽府霍州商謂武庚都紂故都朝歌故城在今衛輝府濬縣奄地未詳所在左傳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又云魯公因商奄之民則奄是東方之國近魯之地也括地志兖州府曲阜縣奄至即奄國之地疑此即杜氏所謂迸散在魯者其後故得奄名非奄之初封在魯也書序稱成王踐奄則東征之日周公討而定之未嘗滅其國至歸政後成王始滅之而徙

其君耳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周公凡兩次伐奄猶未能蕩平至成王始滅之也

伐柯二則

序伐柯美周公也按伐柯九罭狼跋三詩有袞衣赤舃之容無踴躍干戈之氣此居東二年東人美公之詩東陝以東周公分治之地也周公之輔王執政與諸侯之入爲卿士同避位居東與諸侯之歸藩就國同非東征之太行以東也先儒混居東爲東征故說三詩者往往牽合愚謂伐柯東人知禮也首章知婚姻之禮次章知俎豆之禮此猶箕子封朝鮮施教八

條而毋恥爲盜婦人貞信聖人過化存神其感移之
速如此故曰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我東人自我之子
謂周公朱傳謂之子指其妻言非是
居東之說有欲宗尚書孔註者東匯陳氏曰豳風諸
詩其言與金縢所書皆昭然相合大誥序言武王崩
三監及淮夷叛金縢言武王旣喪管叔及羣弟流言
則流言與叛皆在武王始崩之時不得分兩節矣亦
非養寇三年而始征也成王幼未親政凡事皆理於
師傅二公居中調護成王中心雖不能無疑亦未敢
明沮周公之行兼成王諒闇國家之事惟冢宰是任

周公固可專其事矣四國之變征之少緩則蔓延莫遏周公豈顧一已之小嫌忘宗社之大計哉迫夫三監伏辜居東以俟朝命而不欲遽歸此則公之避遠權勢以待成王之悟以經證經不必遷就牽合矣新安程氏曰居東便是屯駐以東征鴟鴞詩云既取我子便是武庚既敗我管蔡三年而歸便是成王因風雷之變迎公以歸首尾關涉三年謂二年三年皆可耳二家釋金縢居東皆宗孔註後儒釋豳風者往往同之愚謂不然豳風之詩七月鴟鴞東山皆周公作也故附鴟鴞東山於七月之後破斧歸士答周公也

故附東山之後伐柯九罭狼跋三詩東人爲周公作也故又附破斧之後若書序本不足信且大誥主於征武庚而序乃只言三監及淮夷叛與經意亦不相合周公位冢宰正百官事可專行然征伐大事要必不可不稟王命而行如禹雖總師而征苗亦由舜命也如不稟王命而興師而大誥又稱王若曰則是周公矯詔矣況三叔之罪不過流言經文並未遂加叛字武王方崩未有瑕釁三叔亦安得遽叛周公徒以流言之故遽而興師是不主於誅武庚以靖國家而實主於忿流言以戮其兄弟周公之聖固如是乎而

大誥又何以無一言及三叔耶大概三叔之意本只疑忌周公原非有心於叛三叔未有叛心武庚亦不敢遽動及夫周公避位居東則不利於孺子之言不驗而朝廷又訪知流言所起則三叔自知其罪不可逃又武庚益從旁煽之三叔內不自安折而與武庚叛是則事勢相迫有以使之然也然則武庚及三叔之叛實在成王既感風雷而迎公以歸之後而不在武王方崩之日流言與叛原分二侯不得合而一之矣東齋之謂三監伏辜則居東以俟朝命而不敢遽歸以待成王之悟夫公之出師可以不稟王命而遽

出功成以歸反欲待王悟而不敢遽歸何公之前倨後恭乎此又以見其說之自相矛盾矣況討畔而卽自鎭其地其視韓淮陰據全齊而有之者何以異乎程壽翁云金縢曰我之弗辟而下卽曰居東則是避而居東其說是也至謂屯駐以東征則是周公屯駐東方二年並未見是征討又如何罪人斯得也愚按周公避位居東非如後世要君者託避以待迎復亦非如懟君自潔者遠引以絕聞見不過謝冢宰之重任歸分陝之舊封猶之出就藩國同於閉門待罪耳故得自舉其職民被其休而東人之頌聲作矣故狼

以為征東之東者固非即尚書蔡傳以東為國之東偏不知何地而周公得治之王肅以東為洛邑豈周公營之遂可無王命而往治之乎愚故曰居東在東征前而東即初受命於文之采邑所謂陝以東周公主之者是也

九罭二則

朱子語錄此東人願留之詩最為直捷說詩者泥序說刺朝廷不知之句委曲附會可謂詞費陸奎勳曰鱒魴大魚而處九罭小網喻周公聖人乃留滯於東方鴻宜高飛遵渚遵陸亦喻失所蓋東人願公之留

而預知其必不能留也

爾雅疏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詩緝毛以爲小網諸家或以爲大網郭璞言有百囊網則九囊者不得爲大又有不及九囊者則九囊亦不甚小蓋常網也

狼跋二則

詩所老狼領下有胡進而躐其胡則爲所牽退而跲其尾則爲所疐以其性貪故也周公聖者無所欲於天下雖有大美遜而不居而況與人爭利哉按以狼興公擬人失倫上二句特以喻管蔡流言自取顚躓而歸美於公之居東爲能身名俱泰也劉原父七經

小傳云公孫者豳公之孫謂周公也毛以公孫爲成王鄭以公孫爲公遜後之說詩者皆從鄭作遜愚謂不如劉義直捷

禮書鄭氏釋周禮謂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爲王之吉服九而舄三赤舄配冕服而黑絇繶純白舄配皮弁服而青絇繶純黑舄配冠弁服而赤絇繶純詩云赤舄几几元衮赤舄赤芾金舄周公及諸侯冕服之舄也赤舄謂之金舄者鄭氏謂金舄黃朱色也考之於禮周尚赤而灌尊黃彝纁裳赤黃馬

黄朱而諸侯之芾亦黄朱則為用黄朱宜矣